

曹 宇 翔 散 文 集

这是诗人曹宇翔的第一本散文集。曹宇翔以诗名世，散文也不同凡响。关于故乡、童年、兵之初的回忆，关于命运、诗歌艺术及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和感悟，或深情凄婉，或尖锐幽默，展示了一个诗人的辽阔胸怀。

曹宇翔 / 著

天 赋

解
放
军
出
版
社

天 赋

曹宇翔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赋/曹宇翔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出版社, 2001
ISBN 7-5065-4056-8

I. 天… II. 曹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0749 号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: 100035)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6.375

字数: 144 千字 印数: 3000 册

定价: 15.00 元

目 录

卷一 遥远

3	天堂遥望
7	战争这把大镰刀
11	记得“851”
15	老连队
19	伟人
28	想起一个人
31	一个诗人走了
36	我已掩泪入心
48	天赋（二十二章）
73	女人
78	无尽乡愁

卷二 吟哦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83 |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 |
| 87 | 向李瑛先生致敬 |
| 92 | 梦想飞翔的大树 |
| 105 | 听那铿锵步伐 |
| 110 | 一支画笔在歌唱 |
| 112 | 另一类黄金 |
| 116 | 赞叹 |
| 119 | 成长 |
| 123 | 多么好的青春 |
| 127 | 心动 |
| 130 | 胡鹏的诗 |
| 134 | 亲爱的孩子 |
| 136 | 读吴明春散文 |
| 139 | 灯光照在我心上 |

卷三 梦想

147	兄长远行
155	心灵之乡
158	勇敢的心
160	小浪底之歌
164	祖国的诗人
168	黎明，孤独的歌手
171	关于诗的随想（四则）
174	为母亲朗诵诗
177	业余写作
183	故乡的友人
185	《纯粹阳光》后记
188	专注
191	梦想
195	一生的事业

卷 一

遥 远

天堂遥望

是怎样的命运让我来到这里？夏日雪峦连绵起伏，一一涌向古老的年代。天很低，额顶是无穷无尽蓝，大风浩荡，衣袂飘飘，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天堂檐角。一切都是静止的。无所谓往昔，也无所谓未来，一切与万年前没什么两样。

我没看到珠穆朗玛峰，但我已感到它巨大的存在。当我想到它时，向它所在的方向张望时，它的千古贞静，万世悲悯，一下子充满我的身心，照亮我整个脆弱的生命。

来到世上三十五年，我走过多少路啊，路经这里该是命中注定。此刻人间在那里？上帝在家吗？拿掉灵魂、尊严和思想，人能是什么？当太阳熨斗，熨平所有心灵皱纹，一百年后我会以什么面目出现？苍凉啊浩茫，站在唐古拉山上，站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大地高处，我两眼噙泪。

这是1992年6月。《诗刊》的李小雨老师打电话通知我，参加诗人访问团去青藏高原。一行七人：邵燕祥、雷霆、邹静之、雪兵、林染、简宁、我。放下电话，我隐隐感到我的生命里要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。

喧嚣都市，琐碎、麻木的生活，就是蒙上我的眼睛，我也看到这座城市的上空有一只大鹰。你瞧，它在飞翔。铁锚般鹰影，砸开万丈红尘，一声啸叫自高楼缝隙垂下，忽地，把我整个灵魂拎进天空。

我说，我就要上路，背着我尘世的水井。

野马滩，五道梁，鬼门关……那凄艳的点地梅，雪灵芝，柔子草，长河游虹系着如缕落日。在可可西里，有许多脸色青紫的淘金者一去不返。隔着一滴百感交集的泪，我看不到乌兰乌拉，那处女般的湖泊。记得茶卡夜，三两犬吠引爆更大荒寂，那黑透了的黑，静透了的静，能用刀子切下一块带走。传说的天河哗哗流淌，我和林染，没有找到织女、牛郎。

记得那位背着干牛粪的少女的羞涩。大路边围看汽车的孩子，黑黑小脸，白白的牙齿，他们，只知道笑。天葬台，玛尼堆，寥落的村庄。羊群，花母牛，细小的炊烟。古歌，篝火。赶牦牛的妇女。磕着等身头万里朝圣的人们。记得黄河源头的雪水，想它要流经许多人的故乡。大浪拍岸，问候平原灶头的瓢，山楂树下的水瓮，它要变成舞姿和歌声……

高原归来，我写了八首诗和一篇散文，发表在《诗刊》、《青年文学》和《解放军报》上。

许多日子过去了。又是夜晚，半个地球上的人已进入梦乡。我总感到有一件大事还未做，能是什么呢？凝望窗外，这时我恍惚看到一座巍峨山影。天哪，它找我来了！这时我周身的血液里澎湃着它的声音。人没激情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想大地若没激情准会是一堆烂泥。高中之高，在 8848 米高度戛然而止，它该是地球磅礴激情耸立在那儿。

我写下它的名字：《珠穆朗玛高峰》。是时候了，我要写

一首颂诗，也是一首悲歌，为我自己，为我所热爱的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大地上的人们。

万水之源，芸芸山族之父。那该是众神居住的地方，一切的峰顶垛起劈柴般的闪电，随时投掷红尘，大声说话，当面训斥天下万物众生。经历生命前漫漫时光，你一定知道得比人更多。泯灭的往昔？宇宙法则？未知的事物？一块陨石落地，谁在投石问路？人的弱点、谬误、局限？我渺小，我短暂，我孤单，我无知，我的灵魂追问不舍啊。

什么在主宰制约着人类？人口骤增地球是否不胜重负？掘呀，伐呀，掠取呀，地球是否变轻？人生为什么无常？前不久，一位兄长告诉我，他的好友景章去世了。我看到他一脸的悲悯和难过。这让我想起与我参加同一届“青春诗会”的一禾。在此之前，一位朋友曾领他到我小屋来玩。记得那晚那位朋友和衣睡了，从黄昏到黎明，我和一禾整整谈了一个冬夜。他是那样年轻、优雅、富有智慧，说话声音好听，说到动情处，就用脚打着拍子。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此后不久说没就没了呢？我们都热爱生活和祖国啊。

站在世界屋脊上我为什么两眼噙泪？几十亿人头攒动，坚韧、庄重的生命闪耀光辉。劳动，创造，岁月的大树下，布满了人类爱的果实。我也看到了人被异化的痛苦。世纪末的凄迷暮色中，荒诞，冷漠，物化的世界，假发假乳假笑假面，我们凭什么竟能奇怪地活着？摇滚重金属加深着人世的寂寞，财富并未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幸福。哪里，才是我们的家呀？

江河污染，生态失衡，地球上平均每天灭绝二十七种生物，死亡四万名儿童。艾滋病已蔓延到二百零八个国家和地

区，目前仍以每天超过六千人受感染的速度蔓延着，已有一百多万人死亡。我们至今拿它还没办法。人被折磨得没有一丝尊严，那是怎样的呻吟、呼号和挣扎啊！还有一枚枚高耸的导弹，那肯定不是人类生日蜡烛，远处的炮声也不是喜庆丰收。

我们怎样才能健康、美好地生存在这个地球上？什么时候才能走向一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之路？我语无伦次的灵魂追问不舍，我感到我已走遍大地。

一个又一个写作的夜晚，我心雄万夫，又凄楚无助。直想说：援助我吧——神！我不仅是一个诗人，更是人类的一员，我应承担点什么。让我看清万物模糊的愿望，有力量、智慧、意志，要回属于我的美德、诗意、爱、曾拥有的最高知识。援助我，让我的歌声配得上人类英勇的长旅、伟大心灵，配得上二十一世纪的瑰丽曙色。

宏愿归宏愿，写作却是具体、艰辛的劳动。谁也替不了我。费时一年，总算把它写出来了。我知道它有许多缺陷，可我已没了力气，一身热血差不多都泼了进去。努力了，搏斗了，这时的微笑就该是一位孕妇分娩后的微笑。

我，似乎感到了幸福。

（载《中国青年报》1996年2月18日）

战争这把大镰刀

刈去多少人的性命啊，战争，战争这把大镰刀。在纳粹集中营，在南京大屠杀日本法西斯的狞笑里，血迹遍地，腥风四起，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人们一片片倒下。连孩子也不放过，一个个美丽、天真的生命，不再欢笑，不再呼吸，不再喊一声妈妈，不再学唱祖母的歌谣。那叫死。

我未经历过战争，可是在心理上我却早已饱受战火的摧残。打开人类历史书籍，从字里行间，能打扫出一堆堆锈蚀的弹片、硝烟和哭声。

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，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、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争。在这场历时6年之久的正义与邪恶、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，有5120多万人丧生。

黑烟滚滚，血肉横飞，那是一个怎样的远去的年代！善良的人们流离失所，地球是一座恐怖废墟。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蚂蚁。那不是活，是绝望，是挣扎，是日复一日地折磨与煎熬。

今日我又想起那篇著名的遗书：“……我向所有的友人致意！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！而我，一个格外焦急的人，先他们而去了。”

这是饮誉世界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·茨威格留给尘世的最后的话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，茨威格的祖国被吞并，犹太人遭受血腥屠杀，他不得不远离故乡，流落异邦。1942年2月22日，在巴西彼得罗波利斯，他和他的妻子双双自尽离世。

莱茵河臭气熏天吗？富士山下的土地不够富饶吗？西西里岛的景色不好吗？凭什么跑到别人的国家作恶？那是人家祖祖辈辈的家园。一个再弱小的民族，它的自尊都大得惊人，这世界，谁也掠夺不了，谁也霸占不了。

我在国内报纸上见过一幅德国侵略军进攻波兰的历史照片。照片上那些德国士兵，年轻、健壮，并不是丑八怪。听命于谁？被什么所裹挟？谁是罪魁？使人性中的“恶”急剧膨胀，集体大发作的兽性，一泄千里。

我想那些士兵的父母，绝不会从小就教育他们长大后去杀人放火，也肯定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好青年。

据说那里的人们终日沉思默想，德国，是一个产生哲学家、音乐家和诗人的国度。怎么就出了希特勒这个恶棍呢，还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，日本的东条英机，三个祸首不仅残害了其它国家的人民，而且也残害、愚弄了本国人民。

几十年前，德、意、日的青年们，也本是好端端的青年，像中了魔法，被送上战场，走向死亡。他们本该有一个好去处，他们的青春、体力，本该有一个好用场。

遥想激战过后的荒寂野地，一个盟国士兵和一个德国士

兵的尸体交叠在一起，他们的灵魂一定会在月光下徘徊、呜咽，怅望故乡方向，惦念年迈的双亲。他们永不回家，永远不再回家。

尊敬的读者朋友，我知您比我还具人道情怀，还热爱和平、痛恨战争。在此我愿抄下出生在前苏联阿尔泰乡村的诗人伊·日丹诺夫的一首无题短章——

鸟儿死去的时候
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
那子弹和鸟儿一样
它唯一的愿望也是飞翔

战争中死去的是人，人是我们的同类。父母没了儿子，妻子没了丈夫，那小小少年没了双亲。战争，是整个人类的痛苦和悲剧。

你瞧，我小屋墙上的世界地图，上面不断硝烟袅袅，世界局部地区的战争接二连三。大打，小打，这里打，那里打，自有人类以来，战争好像就没停止过。你说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！

几年前的一个中秋夜，我听过一支异邦民歌。那个夜晚，仿佛约好了似的，我在小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那支民歌。月光中，看不清民歌的肤色，也不知是来自英格兰、俄罗斯，或北海道、加州乡下，我感觉他们是在庆丰收。

歌之，舞之，蹈之，当时我想，多好，这世界多好啊，人们在大地上劳动，五谷在歌声中生长。阳光下的山峦、平原、河流，还有鸟巢、摇篮，那汲水的少女，比美还要美。

就是在那个夜晚，我也写了一首祈祷和平的诗：《宁静秋夜听一支异邦民歌》。现在我抄一段给您看看——

在这支民歌里握手言和吧
互相杀戮的人们
在这支民歌里，放下武器
不要再让母亲和孩子们担惊受怕
全世界所有炮口
遍插玫瑰花枝

可是！可是他们还是打啊，卢旺达刀光剑影，波黑炮火冲天……

哦上苍，还给人类以平安、和睦吧！道德沦丧，信仰失落，阴谋，背叛，艾滋病毒……人类的麻烦已够多了。让人类停止相互攻讦和自相残杀，人生短暂，让他们在尘世得到幸福！

1995年6月14日于北京

（载《东方明星》1995年8月号）

记得“851”

想起“851”，我的心就怦怦直跳。天真，单纯，腼腆，梦想，属于一个乡村少年的一切，仿佛一下子又重新回到我的体内。假若时光能再，真想扭头跑回十八岁上看看。

“851”是个信箱，在北京朝阳区的边上。1976年春天，我当兵来到这里。周围是村庄，田野，浇地的农民。当时带兵的连长说，是到卫戍区警卫师，这怎么从山东老家麦地跑到北京麦地来了？一问，是电台。大院很静，发射架林立，班长说，电波就在天上飞，能到欧洲。

这一年唐山大地震，北京也跟着晃，我们全连睡在院子里。雷把天都炸裂了，往下掉水，防震棚漏，被子湿，这我倒不怕，小时候尿过床。这一年一位伟人去世，同志们都哭，我也跟着哭，哭了一会儿老兵带我去上岗，接着哭。眼睛都哭肿了，比死了亲人还难过。

来到部队，我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团结，遵守纪律，热爱训练。这很奇怪。朋友们有所不知，当兵前，我可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。三个伙伴得让我打跑俩。我九岁时父亲病逝，